

教育廣播電台 106 年 7 月 10 日專訪

蕭曼屏：

這次社會領綱主要的精神跟主要的特色，再麻煩一下茂桂老師，我們再把原則跟特色介紹一次好不好？

張茂桂召集人：

我想我先強調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素養學習現在常常一直在講，可是好像變成一個很抽象的理念，過去我們是講內容，你要學得甚麼樣的知識，後來在九年一貫的時候說不要純粹講知識，我們可以多講一點能力，就出現了能力指標，後來又說能力指標還是需要內容搭配，所以能力指標加基本內容。那現在很多人講素養學習是怎麼回事呢？我說素養學習其實就是根據過去在講能力指標跟在講內容的時候，我們再往上層次做一些整合，所以我們不只是再講能力而已，同時還要講到一些態度、價值，其實就是人格的養成的關係。所以他有知識學習的部分，簡單的說就是認知知識的，包括分析能力、邏輯能力等等，另外還有他的態度跟情意的問題，例如要注意學生品格的培養，社會領域是這樣，其他領域也是這樣。

我們也很注意做不做得出來的問題，這個素養能力只是在應付考試嗎？當然不是在應付考試而已，這個表現出來的能力是以後你還可以使用，離開了這個學習環境以後，你有些基本的能力，我們叫做終生可以帶者走的能力。綜合起來講，我們希望素養教育達成的一個目標，所以不用把它想成是在培養專家的教育，不是，但它也不是通才教育，而是一個素養的教育，不要把他想的太抽象，我們需要一個比較綜合的學習情境，學校教育是更平衡發展的情境。

另外一個叫做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這不是社會領域自己發明的，這原來就是教育界在總綱研擬的時候，有很高的共識，我們也是在這個共識下面去做。甚麼叫做以學生為主體？對於我們社會領域來說，我們必須想像學生現在跟未來可能會面臨甚麼樣的社會跟世界，從這邊來想，那他在學校裡面甚麼是他適當應該學習的，我們不能決定他全部，但就我們所知我們可以去怎麼做。一開始我們說一定是有延續性的，學生該理解甚麼東西應付現在跟未來的問題。第二個就是他要有些反思跟發明性，這兩件事情都是決定了我們怎麼去想學生應該學些甚麼。

未來的世界我們都不知道，但是可以預見風險一定更多，世界各個地方多文化、人類的流動、工業的發展科技的發展等等，一定會讓我們更緊密的相互依存。未來的世界風險更高，世界的依存度更高，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怎麼去選擇適合、綜合的學習表現跟學習內容，怎麼在課綱裡面推動，所以我們在課程理念和課程目標裡面就說，要培養他面對未來做出選擇以及參與實踐的能力。有些選擇是要預見他能夠去發展做選擇的能力，而不是灌輸他一個標準的答案。

蕭曼屏：

為什麼要分成國中小暨普通型高中社會課綱草案、技術型高中社會課綱草案、

綜合型高中社會課綱草案三份草案，他的概念是甚麼？過去我們在看課程內容跟在看領綱的時候，不會特別重視技職，他們應該學的層次跟普通型高中有甚麼不一樣？

張茂桂召集人：

首先說為什麼分成三個課綱，就是其實大家習慣上是九年一貫加高中，高中以後接大學，一般對教育的想像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途徑，我們也做了這樣子的工程，國小、國中、普通高中。但是過了國中以後你會發現，我們的學生已經分流進入不同類型的學校，只有一半的人會在普高，另外一半的人會到技高跟綜高，過去技高和綜高都被認為說是職業養成訓練，但這不符合現況，其實很多技綜高的學生選擇進入技術大學，也有進入普通大學，他也有這種機會繼續往上走，因此他們的需求就必須加以認真面對。

第一個很簡單的原因是，學生人數是全部高中階段的一半，這是不能也不應該忽略的。第二個就是他內部的歧異性非常大，而且他的社會領域開課時數不可能跟普高一樣。為什麼他內部歧異性很大？就是他的群科有很多，比如說他有可能是商業的、技術的、設計的、建築的等等，要求會不同，所以必須提供技職中學相同的學習理念，相同的學習目標，但是彈性的課程組織以及內容，所以這個是我們大家都分頭去因應的。那麼綜高現在人數是相對是比較少的，他的理念是延後分流，延後分流就是不要讓學生太早進入職校，進入職業軌跡，或者進入升學軌道，所以他可以去探究，去摸索。但現在綜高類型的學生人數歷年在降低，他的時數選擇需要更大的彈性，他本來就以探索為目的，他的時數在社會領域相對也比較少。在這樣的國民教育的架構下，我們一起處理。

蕭曼屏：

接下來我們就分各科的特色來做說明，先從歷史科的部分開始，跟我們簡單解釋一下最大的改變和特色在甚麼樣的地方？

金仕起副召集人：

我想我再說明一下，茂桂老師也好，或者是詠善主任，他們都強調一件事情，我們這個課綱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以學生/學習者為主體的一個設計，同時我們非常重視素養，甚麼叫重視素養？簡單的講，現場老師有這樣表達過，教會比教完重要。我們過去碰到的問題是重複學習，從小學開始，國中再教一遍，我們現在如果以學習者為主體去做思考，我們想的事情是這樣，就是說我們怎麼樣裝備小朋友，讓他們能夠面對未來的挑戰。換句話說，我們比較著重問題導向的一種學習，就是說，你要面對甚麼問題？你要回答甚麼問題？那小學這個階段，我不是主要負責人，小學階段有另外一位汪履維老師，他是專門來負責小學部分社會領域學習。

就我的了解，他是用在地文化資產做為學習對象，來考察相關的歷史變遷，

所謂的文化資產有有形的，有無形的，這是大家很容易親近的。透過做中學，讓小學階段的小朋友，能夠理解到歷史是跟他聯繫在一起的，跟生活經驗是聯繫在一起的，進而讓他得到啟發，去思考我所在的環境是怎麼來的，有很多因素，有原住民因素、華人因素、移民因素、新住民因素或者有一些其他世界成員來到臺灣，在這個地方產生一些變化。

國中階段我們的思考就是說，他可能需要一些基本的常識，基本常識的重點我們要放在哪裡？了解他自己當身所處的社會怎麼來的，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學歷史一個很重要問題的點，應該是要去回答這個問題，我所身處的這個社會是怎麼來的，我要知道怎麼回事。所以我們現在課程的設計，國中階段因為他是高中分流的，不同類型學校共通的學習基礎，所以我們希望說國中階段的同學們，大概有一個比較全盤但重點式的了解，所以我們沿用過去以臺灣為重點的分域架構，以中國為重點的分域架構，以世界為重點的分域架構。

那是不是教全的概念？是不是要教完的概念？不是。我們一定要減量，所以教重點，重點在那呢？跟剛剛我們大的目標是聯繫在一起，因為我要理解當代社會怎麼來的，所以我們把重點放在公元一千五百年以後，大航海時代全世界的人開始慢慢彼此接觸的那個時代，跟我們最近的生活發展其實關係最密切。所以我們採取一個原則叫做「略古詳今」，「古」不是不處理，可是我們用長時段的、講大趨勢的方法去處理，讓同學們了解到，那些東西是在古代已經存在的現象，到今天還深深影響我們的生活。還是以現在作為著眼點回過頭去看，那些課題可以被保留下來，所以國中階段還是我們比較熟悉的通史架構。可是這個通史架構，我們應該這樣講，通史本身他的課題是經過選擇的，我們特別挑選過的，以幫助同學們去了解我今天這個社會怎麼來，作為大的選擇標準。所以不是甚麼東西都要包進去，以前的通史也不是甚麼東西都包進去，不是的，這是國中的部分。

那高中的部份我們想的就是說，高中的青年們應該要做好準備，我一畢業我就是個標準的公民了，我十八歲了，所以我們很強調思辨這個能力的養成，歷史思維能力的養成。我們在高中部分的課程做了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結構改變，這個大的結構基本上還是沿用一個分域的概念，以臺灣為重點的意義，以中國為重點的意義，以世界為重點的分域概念，可是我們現在把他專題化了。我們現在用一個一個主題來做處理，不是過去通史的架構，從古到今這樣講。我們選擇重要的課題，這些重要的課題也在幫助高中同學理解我們這個社會怎麼來的。

最近媒體提到你們好像把中國史都不談了，其實不是，我們只是把它放到一個更大的脈絡裡面，從人群的互動觀點，剛剛茂桂老師已經講了，其實我們的年輕人面對的挑戰是很大的，文化之間的衝突，人群之間的交流，都不斷在製造新的問題，怎麼理解新的問題呢？我們臺灣有新住民，有原住民，還有所謂的戰前來到臺灣的中國移民，這麼多的人在這個地方，這麼多元的情況，怎麼解決我們之間相互理解的問題。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不是一個均質的，大家都已經達到和解共生的情況，怎麼樣推一個平台出來，讓大家可以對話溝通的機會，我想這就是我們在思考怎麼樣去編寫課綱的時候，很重要的關注的點。它可不可以提供一

個，我們的年輕人能夠理性溝通對話的一個平台，這是一點。

另外一方面在選修的部分，我們當然很希望說對社會科學，對人文學科有興趣的同學能夠來修，除此之外，我們也希望能夠吸引一些對自然科學有興趣的同學們來修，我們裡面的一些課題，比如說性別的歷史、科技的歷史，這個大概都是他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在面對了，他要面對的一些問題，提早的去注意，比如說科技的問題，怎麼永續？這是一個問題，石化產業可以扮演甚麼樣的角色？醫療的問題，我們將來碰到長照，長照議題出現的時候，發現說家人的醫療決策跟醫院的醫療決策不同的時候，怎麼樣找到一個平台可以溝通，你要不要做點準備呢？諸如此類。性別的議題在臺灣最近也受到很多矚目，我們可以讓大家都理解到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我們基本的著眼點是說，透過選修課程去裝備我們這些年輕的學子們，他們可以對未來碰到的巨大挑戰有點準備，也清楚問題的來龍去脈。所以我們是從這幾個角度去做思考，跟前一陣子媒體上面報導的其實是有蠻大的落差，跟我們強調能力、學習表現這一塊課程設計是有不小的差距的。

蕭曼屏：

在新的社會領綱當中，我們如何看待史觀這個問題？

金仕起副召集人：

我想會有這樣子的印象就是把歷史當成是背科，而且變成一種上一代人對下一代人意識形態的灌輸，當然有一個結構性的背景，就是課太多，所以你沒有讓小朋友有時間去思考，老師因為他要趕課，所以劃重點，整本書劃滿重點，所以就很容易變成背下來就對了，很容易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的灌輸。我們現在做一個工作就是說我們先減量，用議題導向式的教學，問題導向式的教學，我們來共同做探究跟做討論。向您剛剛提到的那個問題，我們在教學現場就會鼓勵老師們去做幾件事，第一件事先問資料是怎麼形成的，比如說我們現在看中國的古書、歷史書，我們有可能第一個印象就是說皇帝交辦的，這代表皇帝所在首都的觀點，能夠書寫讀書人寫下來的，絕大多數的資料是這樣，我們首先就問那些人寫的？所以我們歷史科課綱裡面有一條條目就問「誰的歷史？誰寫的歷史？」要大家先去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說這個材料是怎麼來的，這個問題先去問，如果你了解到其實不是我們凡夫俗子寫的，所以我們有一個重點就是說我們嘗試用以人民為主體作為一個思考的點，那些芸芸眾生怎麼想的其實我們不知道，我們知道是那些會書寫的人，所遺留下來的一些資料，所以第一個先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個我們要問的，跟歷史關係很大，很注意的，在那發生的？在甚麼情況底下發生？脈絡是甚麼？如果我們能夠把至少這兩樣東西交給同學，讓他們了解到，看到一項訊息首先要去分辨這幾樣東西，他慢慢的，他看報紙的時候就知道，這東西為什麼會出現在頭版上。

蕭曼屏：

接下來我們請教地理科的部分，請教陳教授，我們先從重要的特色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陳國川副召集人：

這次地理科的課綱，最主要的他有三個特色，第一個特色就是國高中明顯區隔，由具體到抽象循序漸進，課程設計是比較精簡而且彈性開放。我解釋一下具體和抽象之間的差別，在具體上，國中的部分以環境系統、區域特色和全球關聯來架構他的學習內容。因為在國中的心智發展能力階段，是處於具體運思到形式運思的過渡階段，所以我們把這三個地理的核心素養，具體的建構在臺灣跟世界主要區域上，透過具體區域舞台學習一些重要的概念，然後再引導學生使用這些概念學習重要議題的理解和解釋。比如在國中部分就透過文化的地名議題和日常生活碰到的食安議題，從人地的角度來看，企圖解決剛剛也提到未來環境永續的面向的發展。

再進一步到高中部分，屬於比較抽象概念，透過地理技能，地理技能最主要是包括圖像技能、地圖技能來有GIS的技能等等，還有地理系統，從系統角度來討論地表上自然跟人文的現象，培養系統思維，到地理視野，就是從地理的角度，來看地表上各區域間他面臨的問題以及問題的內涵，並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跟過去最大的區別，在於過去完全是以區域現象為學習主體，轉變為區域問題的理解跟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並進一步培養邏輯思維的概念。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在整個學習內容上，剛剛提到精簡並彈性開放，精簡就是減量，彈性開放就是提供他的方向，而不像過去規定你要學甚麼，那些具體內容。他主要的目的還同時兼具讓教師或者是教材的編撰者，他的自由度提高，並且許多的提示，這些方向還用問句來敘述，在這樣子的基礎上，技術型高中跟綜合型高中也朝這個方向，只是它的內容更減少一點。那在這樣子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提出他的選修課程，選修的課程就配合大學的進路、社會的議題、職涯的發展、研究的方法，從這個角度出發，這是第一個主要的特色。

第二個特色，不管是國中、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還是綜合型高中，我們在學習內容裡面都提出了探究活動，這個探究活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供了設計素養導向教學的提示，並且提供了小組合作學習、跨領域學習的空間，有機會，有時間，他就可以這樣做。第三，在國中或者是高中、技術型高中都一樣，每學期或每學年會設計一個田野實察，他主要的目的就是鼓勵走出教室，從事團隊合作，透過這種方式學習如何自主學習，如果透過小組合作來培養，因為我們知道未來是團隊的精神最重要。

蕭曼屏：

在教學現場的時候，老師應該鼓勵學生做甚麼樣的事情？陳老師有甚麼樣的

建議？

陳國川副召集人：

我們在每一個學習項目底下都會有一個條目叫做探究活動，這個探究活動就是提出問題，教師可以參考探究活動提出問題，在上課之前提出這個問題。我舉一個例子，過去我們強調的引起學習動機，很多都是很多都是透過聲光刺激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但是現在我們是要以問題意識作為引起動機的主體，透過問題意識培養學生是從整體角度思考問題並從整體角度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當然可能碰到最大的困難就是，教師有時候會覺得學生提出來的解決問題的策略不夠完整，但我們的重點不在提出完整的策略，而是培養這樣子的思考模式，所以培養問題意識、邏輯思維，是未來在教學上要特別注意的，這些提示都在探究活動，每一個條目底下都會有一個探究活動。

蕭曼屏：

那教師要做怎麼樣的教學準備？態度上的準備還是能力上的準備？能力大概沒有問題，態度您會做怎麼樣的建議？

陳國川副召集人：

最主要的態度就是要開放胸襟，要跟其他學科領域相互共同備課，有機會的話可以跟人家相互協同教學，這個會有困難，我們知道在現場裡面，每一個老師都有他的本位，每一個學科老師都有他的本位，但是即使別的學科老師他的本位強，我們作為一個地理科的老師也要有開放的胸襟，主動跟人家聯繫，大家一起來協同，因為我們的重點是如何讓學生更好，而不是我這個學科要怎麼樣。

蕭曼屏：

公民與社會科其實有一個蠻重要的責任，因為他關係著公民素養，關係者整個思考、你跟社會的關係，它同樣的也很抽象，那素養要怎麼教？

張茂桂召集人：

我先說一下現行的公民課綱，它的發展是把社會科學分科羅列，它有各自的單元，老師們都很清楚現在是偏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和經濟學，大概是這樣。老師們也很清楚不是在教社會科學而已，而是要去培養公民素養，這是現況。不過在整個課程架構上，教學實施上，還是比較偏向學科的知識。而這次的大改變，如同前面兩位老師所說的，不可能只有公民課改變，其他歷史課在改變，地理課也改變，所以它是一個共同發展的素養學習的方向。我們怎麼去因應這樣的挑戰呢？我們建構了一個四大主題把課程內容重組一遍，然後這次公民與社會大家會看到有一個就是我們刻意去選擇用疑問句的方式去寫我們的課綱。比如說為什麼要講人權？我們要問這個問題，我們不是告訴你人權是甚麼，然後人權有幾個重

大的憲章，人類的人權發展是怎麼來的？我們直接引導大家去想問題，說為什麼要講人權？所以從這些更根本的一些問題裡面出發。

提問式不是我們這次課綱小組裡面一時興起的發明，並不是這樣。其實在建立這個新課綱之前，高中公民老師、國中公民老師還有很多的自我檢討，現行課更有甚麼可能的狀況，其中有一個突破的建議，說不定我們用疑問句來更能夠刺激民素養的發展，反思、批判但開放，不要給師生標準答案，所以疑問句其實在公民課裡是非常普遍的想法，歷史課也採用了一些，地理課在探究實作裡面也有採用一些。所以說用提問的方式，來做課綱的呈述也是一個非常新的嘗試，對我們公民與社會來說，我感覺是說，只要你關心這個課綱的發展，這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發展，朝向更開放的方向，更高層次公民教育的反思。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大家都在強調探究與實作，所以我們在選修部分，老師們實施都是有彈性的。在選修部分裡面也有談到你怎麼去找問題，公共議題是怎麼形成的，你要找問題這很重要，怎麼分析問題蒐集資料，怎麼去討論、辯論，最後這個過程你怎麼去反思，去發表，它有一個完整的過程。但目的僅止於練習而已，沒有叫大家都變成柏拉圖哲學家，沒有這個動機，至少你看到課綱你會知道這邊是要達到甚麼，你在實施過程中要掌握甚麼，我們承認說在各個學校各個不同的條件下，它的實施情形可能會不一致，但是精神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

技職這一部分的公民特色，它一樣跟我剛剛講的一樣，它用四大主題去重組，剛剛我說的甚麼是公民，制度怎麼組織制度，組織制度怎麼演變，然後有哪些重大議題。那你可以想它的時數比較少，它又是技職學習，必要理念的是一樣的，人權法治大家都一樣，多元文化這也是普遍的，你必須去面對未來世界的多樣化。技職學習裡面比普高裡面我們更有凸顯的就是，如果說你甚麼都不能教的話，這個你還是一定要教，就是關於勞動，尊嚴勞動，因為很多技職生現在已經開始建教合作，它已經進入了勞動市場，就是他在學生階段已經進入勞動市場，打工的也很普遍，所以如何了解勞動權益、市場的運作、貿易的發展，這一些是在技職裡面它有顯著的位子。

蕭曼屏：

跟不同的科目之間的共通融合跟討論，它的重要性還有操作重點是甚麼？我們先從地理科開始，請教陳國川教授。

陳國川副召集人：

其實我們也是在學習，整個過程我們都一直在學習，出發點是十二年國教的基本精神就是培養核心素養，從這個角度出發要培養核心素養，那一定是跨領域要協同。跨領域要協同的時候我們就會考慮到一個問題，在設計地理學習內容的時候，有那些東西歷史已經有的，那些東西公民已經有的，我們彼此之間要相互協調，從學科脈絡出發，分工互補。當然剛開始的時候都是各自的團隊各自處理，但是當歷史科的團隊在處理它們的問題的時候，我只要有空，我們就去參加，地

理科在設計的時候，張老師和金老師它們有空的時候，也會來參加來看。我們初稿設計出來以後，在某些部分註計可以跟公民與社會，或可以跟歷史協同教學，然後送歷史科跟公民與社會科研修團隊參考。在設計的時候就從這個角度出發，然後彼此同樣的在互相學習，學科之間的互補就建立起來了。

第二個，核心素養的培養裡面有一個就是思辨能力的提升，思辨能力怎麼提升？我們剛開始的時候思考方式是，學習條目的敘寫盡可能的粗略而不要細緻，這樣才比較有彈性。但是當公民出現疑問句的時候，我們發現用疑問句，可能在培養它思辨能力的功能上會更好，所以地理科有一部份也用移問句提出，歷史科大概也就是這樣子。所以彼此之間就能相互合作、統整。從地理科的角度來看，地理科的學習內容和學習表現的設計，受到公民與社會，受到歷史它們的協助很大，因為它給我們很大的啟發。而然受到這些啟發，在設計內容或是改進內容，甚至在未來設計教學活動的時候，自然而然就會去進一步再跟他們一起協同，來合作互補。

金仕起副召集人：

我們這次社會領域共通的一個特色就是，我們很強調探究跟實作，探究實作是同學們在文本知識之外，很重要透過做中學來習得素養一個很重要的途徑，我的感覺是這次參與社會領域課綱的研修，本身就是一個做中學的過程，對所有的課綱研修參與者來說，其實是我們的探究與實作。從歷史科的角度來看，國川老師是非常謙虛的，我是感覺我們在做歷史課綱的時候，我們是時刻需要地理科跟公民與社會科的支援，好多問題的後頭的答案，特別是要解決學習者他們對當代社會議題的理解的時候，我們一定是需要參照地理科這一方面的知識跟公民科這一方面的知識。我們是很容易產生這些需求的，我可以舉一些例子講，比如說我們在選修課程裡面我們會談所謂的國家暴力這樣的課題，這公民科可以給我們很多很多的示範。我們談環境永續議題的時候，地理科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啟發。

所以我們在想我們的課綱的時候，我們的課綱委員在思考這些議題的時候，首先就會想到說，這個可以跟他們結合，這兩科可以結合，這類的例子如果誇張的講得話是不勝枚舉的。所以我們在作的過程中，一直會有這樣的想像，那我們怎麼提供他們這種方便呢？就是我們把事例作出來，我們需要一些種子教師，作一點嘗試，然後去作給他們看。找一個具體的例子，透過研習得過程，分享的過程，把這種已經作出來的具體的個案，作一點範例給大家看，大家就會覺得說這應該是可以的，大家就可以在利用在地的素材，它自己有自己的特色，我的教學條件，彈性的去運用，發展出一些教材來作他在地能作整合的一些東西，既有特色也符合在地小朋友的一些需求，這是一個。

另外一點，我們在諮詢的過程中，常常的去跟現場的教師講，將來不要再當教育界的孤鳥了，你要進入社群，比如說，交通不便，你可以進入網路社群。你可以進入各式各樣不管是民間的，是官方的這種協作團體，你就可以分享給他人，也可以接受他人的分享。所以我們很鼓勵老師們可以這樣去做。官方可以去做，

我們透過協作中心、高中的學科中心、國中的輔導群，我們就多幫忙，採取主動。比如，有些地方幅員比較廣，我們就去，用這種方式在課綱的推動過程中做一些協力。

我想很重要的兩個概念，我們跟現場教師是夥伴關係，是共同體的概念。另外一個就是說，推動課綱的過程中，其實十二年國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叫做終身學習，終身學習是說老師他在學校，他在成為正式的師資之前，他可能學得會有所不足，但不要緊，你進入職場以後你再學。以我們歷史科為例，現在四十歲到五十歲或者三十五歲以上到五十歲這個年齡層的高中老師也好或國中老師，他在學的時候是沒學過台灣史的，因為那時候台灣史還沒出現，那他們怎麼能夠教台灣史？後頭學的。所以我們就是把後頭的土壤給做好，讓老師的在職進修，終身學習的過程變得更順利更方便，慢慢解決一個新課綱出來以後，適應上的一個困難。

張茂桂召集人：

我其實是很感激，很榮幸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一起發展社會領域。那我說的很高興就是說，這次的合作，如同剛才國川講得很好，就是相互學習，相互一加一大於二，我們是三個學科和技職分組一起彼此刺激，彼此討論，團隊啦，不是我們三個人。因為我們公民與社會是小科，又是領域召集人，所以我非常知道互相尊重的重要，不然小科會被吃掉。所以你剛剛問我說以後要怎麼樣，我覺得相互尊重、合作這很重要，就是沒有大科、小科，誰看重誰，坦白說在社會領域裡面公民是小科，但在學校裡面你到語言科、數學科，大家都是小科，所以這件事情不只是講我們三科，而是學校裡面，整個的校園生態，可能過去有一些遺留的包袱或者是怎麼樣，需要從新調整，我覺得相互尊重、合作、分工、互補，這件事情。你只要想想看，不是你的利益我的利益，不是學科的利益，是學生學習的利益，這剛剛講到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的基本理念，不是爭取我的時數要多，我們分量要多，我比較重要，你比較不重要，這個問題太自我主義了。所以我覺得合作、尊重、相互成長，最後學生獲利。

蕭曼屏：

協同教學會有更多的融合討論，會不會變的更忙？

張茂桂召集人：

我要講的是說，他的挑戰會比較大，如何更有效率是變的一個重要的事情，那如何變的更有效率？是有兩個做法，一個就是他調整自己過去的，我們說遺留吧，就是遺留的那種教學方法、內容，或者劃重點等等這種方式，他可能必須調整。第二個就是在社群裡面大家共同發展，那這個社群的機制，他不用變成一個制度化，就是說你們就是一個跨科的社群，其實是不用，就是鼓勵交流，這就可以去做這件事情。回應我剛才所說的，沒有誰要把誰吃掉的問題，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鼓勵交流，機會打開。然後制度上我的認知就是，就是我們已經知道教育部已經有在規劃，如果你是合科教學的話，教師的鐘點時數要怎麼算，也許有另外的算法，所以他不會變成基本鐘點的障礙，我為了完成我的基本鐘點，我幹嘛去合科阿去合作，這個是制度上可以克服的。

我認為最大最大的動力是在教師的榮譽感，就是他因為有效教學產生榮譽，那現在教師的榮譽感常常是跟升學綁在一起，我們就是說這件事情需要有更多的方式，這不會是短期的工作，可以找的特效藥馬上就做到，因為可以理解升學對於社會上各界都很重要，不只是對於教師而言，可是教師的榮譽感如何讓他有更積極的在學生的素養成就上。我其實聽過校長、老師分享他的辦學或者教學經驗，我覺得他的榮譽感就不是在升學，他就是在學生的表現，這件事情我認為他會是最大的動力。

蕭曼屏：

您會希望不只是教育人士，對一般的公民也是，我們在看社會領綱會抱者怎麼樣的心態在看他？

張茂桂召集人：

我必須說教育現場已經有非常大的改變，現場是包括老師、學生還有包括教材編選、升學機制等等，都已經有非常大的改變，都在準備好下一個階段的教改。我們的社會領域也是在這樣大的環境脈絡下，繼續往前推，所以他有相當多跟以往不一樣的地方，在目前來說，覺得這些改變應該是進步的。但是社會大眾，一般我們說一般人在討論課綱的時候，難免仍然會從過去的課綱爭議以及他們對於教學的個人經驗，有一種投射跟反應，所以他對課綱的想像，是在前一個階段的想像，我不能說他一定是不對的，因為我們也是根據前一個階段的問題來發展的，但是如果他只停留在前一個階段對於課綱的想像，他會看不見新的教育發展的情勢，會看不見我們社會領域如何在這個新的教育發展的情勢下，所做的努力跟改變，我會覺得很可惜、很遺憾。